

大眾文藝小叢書



歌唱火車司機張福林

東北新華書店編印

歌唱火車司機張福林

管 樺 著

東北新華書店編印

望大海白浪濤濤
 砲聲振動葫蘆島
 眼望解放大軍來到
 蔣匪心驚肉跳

這一段，說的是一九四八年冬天，東北人民解放軍，解放葫蘆島的時候，發生一件故事，要問這故事的始末根由，聽我慢慢唱來：

葫蘆島外面大砲振天響
 烟霧滾滾黃土漫天揚
 解放軍打下了錦西縣城
 蔣匪軍手忙腳亂心着慌
 火車擺出了半里多地
 裝滿槍砲、彈藥、米麵和高粱
 他一心想要往外開着走
 四外裏已經擋上鐵壁銅牆
 蔣匪軍東撞西撞亂了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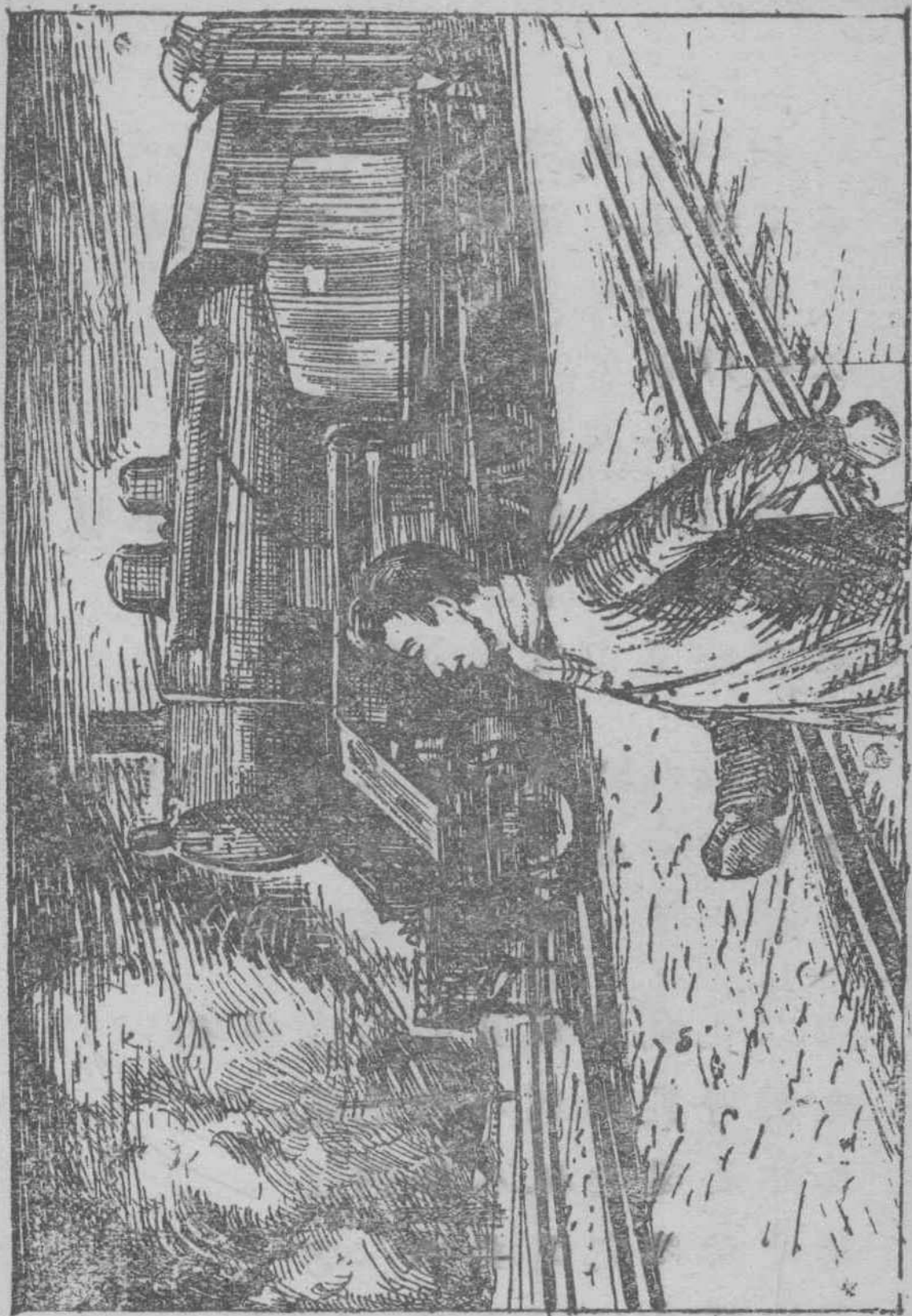


『眼看解放軍來到，蔣匪心驚肉跳』

吓的他唧唧哇哇鬧嚷嚷
這纔是

花怕狂風，草怕嚴霜打
可是那嚴霜又怕見太陽
所有的居民個個都歡喜
眼看咱們就要得解放
開火車的工人張福林
他更是從早到晚在盼望
望的他眼痛心想早解放
好像旱苗等着大雨降
又好比整日悶在地獄裏
今天他纔要見太陽
開火車已有十幾載
想起來受的苦處好心傷
日本鬼子匪軍國民黨
他們是兩個兒子一個娘
一樣的天一樣的地
沒有太陽沒有月亮

官家雞鴨酒肉吃不盡
工人糠皮豆餅鹹鹽湯
官家冬穿皮毛夏穿紗
工人滴朗當朗破衣裳
蔣匪他橫眉瞪眼如狼犬
一不順心就用麻繩來綁
水流萬里總得歸大海
苦到盡頭有了希望
早聽說解放軍共產黨
他給勞動人民出主張
只要是來了那共產黨
從此後工人就算到天堂
大砲咕冬咕冬打的猛
又聽到達達達達的機槍響
蔣匪好像猴的屁股着了火
滿處瞎跑他亂嚷嚷
張福桂心裏暗暗歡喜
鎖着的小巴狗你白汪汪



『只要是來了那共產黨，從此後工人就算
到天堂』

這些個火車你也搬不走
 留下槍砲、彈藥、米麵和高粱
 大米白麵慰勞解放軍
 槍砲彈藥留下打老蔣
 火車留給人民政府
 我開着他前後方，運送槍砲軍糧
 張福林他心裏正在盤算
 忽然聽見刀槍響叮噠

張福林正在心裏高興，忽然聽見
 刀槍響，一看，啊！眼前跑來幾個蔣
 匪，這一下，大事可就不好了。

但只見幾個蔣匪忽忽這邊跑
 他那手裏的刺刀明晃晃
 莫非是還要抓人修碉堡
 莫非你臨完還要把人害
 莫非臨走抓人上船逃南方
 張福林他剛想要逃跑

看前後的刺刀把他圍上

蔣匪問張福林說：『你叫什麼名字？』張福林說了名姓，蔣匪說：『你就是火車上的司機嗎？』張福林說：『是，不錯。』蔣匪用手一指，說：『張福林，看見了沒有？這些車皮和火車頭、連車上的東西，港口司令部馬上命令你開到海裏去！』

張福林腦袋轟的一聲，這下可要完了！

張福林只顧歡喜沒防備
蔣匪當頭來了一木棒
眼看竹籃打水一場空歡喜
暗罵蔣賊真是狠心腸
國家財物都是人民血汗
為什麼要一定扔進汪洋
張福林有心向他們說幾句



『蔣匪說：「你馬上把這些車皮和火車頭開到海裏去！」』

見他們橫眉立眼不能商量
逼着他急忙快到車上去
他們吵吵叫叫，推推搡搡
這個說：要慢一步用刀砍你
那個說：不開就叫你見閻王
這個說：只要把車開到海裏去
那個說：港口司令有重賞
張福林嘴裏不說心暗想
這個事情可叫我怎麼擋
這纔是：天上風雲多變化
原來是迎親變成了送葬
我有心不開逃走了吧
怎奈前後的刺刀逼到脖子上

張福林被蔣匪用刺刀逼着爬上了
機車，一眼望去，呵！前面不遠，就
是一片汪洋大海。

眼看那大海波浪滾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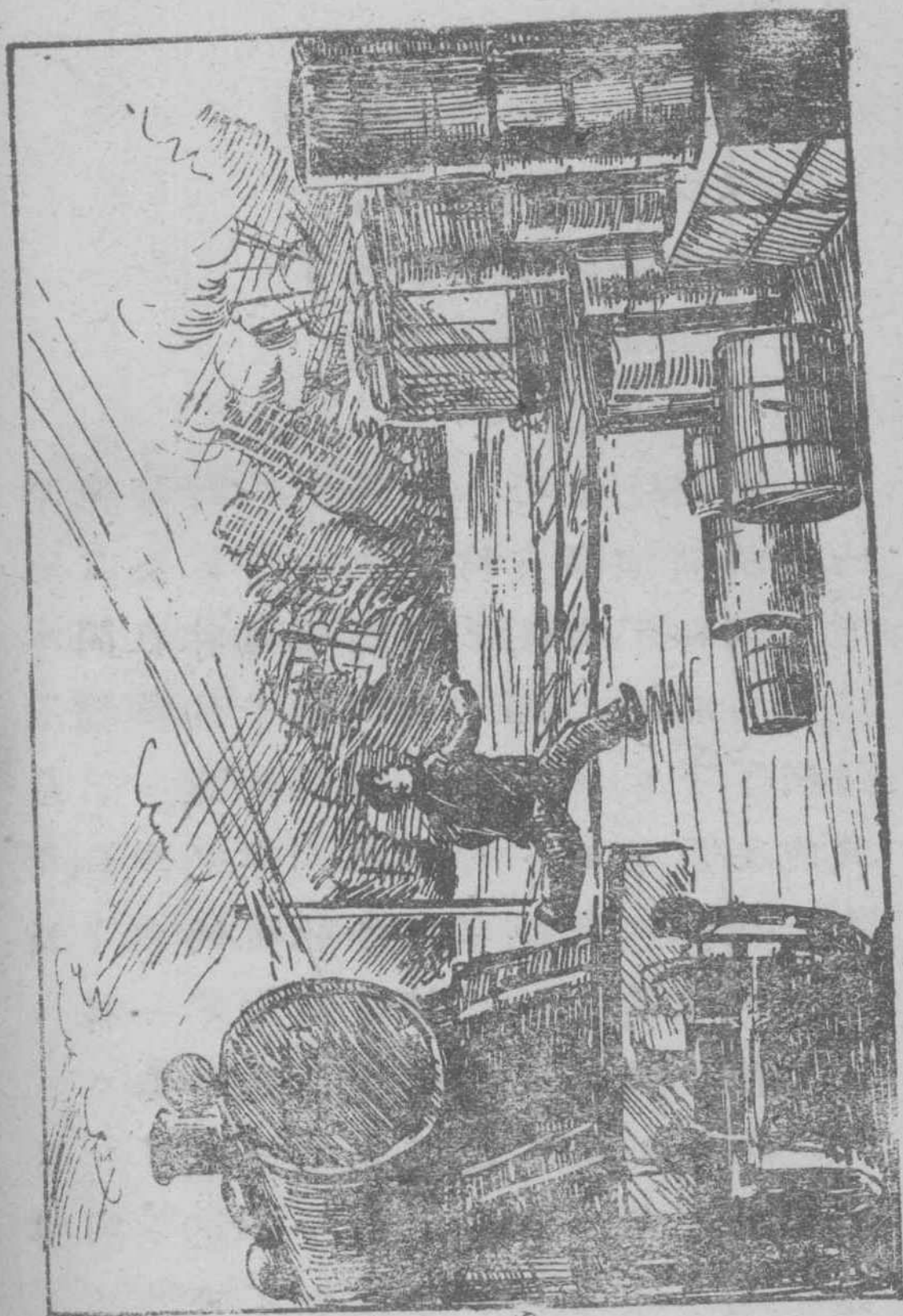
無邊無岸一片碧茫茫
那些海鳥都被砲聲驚散
只有蔣匪的軍艦靠在岸上
天空裏烏雲層層密佈
那海風颳過來陣陣地響
天高無邊海深沒有底
眼看連車帶貨要葬送汪洋
他開這個機車多少載
愛他的機車好像兒子一樣
如今要親手把他開入海
心裏頭怎麼能够不悲傷？
張福林心裏難過如刀攪
蔣匪軍在底下鬧鬧嚷嚷
叫一聲你給我快開着走
再要不開我就給你一槍
這是港口司令下的急命令
為什麼你磨磨蹭蹭啥心腸？
談着卡拉一聲槍栓響

開不開？不開叫你見閻王

張福林原想磨蹭磨蹭時間，解放軍一到就好了。誰知蔣匪港口司令見戰鬥一陣比一陣緊，忙打電話，催他們快把車開進海裏去，不然，按軍法從事，蔣匪兵見他們的司令發怒，當中一個，把子彈頂上膛，對着張福林的腦袋說：『開不開？』張福林把牙一咬說：『我開！』

蔣匪見他答應把車開走
一個個搖頭擺尾得意洋洋
蔣匪他個個暗把解放軍叫
我叫你海底撈月白費心腸
打進來什麼你也得不到
叫你眼望着大海空希望
張福林車上就把機器動
就見那白汽突突突突的響

却怎麼機車的輪子打空轉
列車却紋絲不動長在地上
蔣匪立在旁邊愣了眼
你這是幹的什麼勾當
他叫福林快快把車下
我揪下你腦袋開你的膛
張福林說是火車有毛病
他從那邊下車跳到地上
急忙的撒開兩腿他就跑
蔣匪一把沒有抓上
他們在後面緊緊的追趕
招呼他再不站住就要開槍
張福林使足力氣拚命跑
好像是流星在天空上
又好像砲彈出了砲筒
又好像子彈離了槍膛
又好像腳下踩着風兒走，
又好像他兩臂長了翅膀，



『急忙的撒開兩腿他就跑』

風颳的沙土撲撲打着臉
兩耳的風聲嗚嗚的響
累的嗓子發乾腿也酸了
汗水滴滴順臉往下淌

說到這裏有人要問：為什麼機車的車輪滴溜溜直轉，列車却像長在地下，紋絲不動呢？因為張福林在開車以前，暗暗把那三通閥的平均鞴鞴滑閥摘了下來，汽還是照樣的通，只是風能去不能回，那閘把列車的車輪都緊緊抱住，這機車怎麼能帶的動？所以，就像夏天亂泥塘裏誤住車一樣，只見牲口四條腿亂刨，不見車動。

蔣匪也摸不透究竟是車壞了，還是司機搞鬼，就先詐他一詐說：明明你弄鬼！非給你肚子開膛不可！

張福林從那邊下車，撒腿就跑，

蔣匪緊緊的追趕，眼看越追越遠追不上了。不料前面迎頭來了幾個蔣匪，這麼一來，張福林就是插翅也難飛了。

眼看着張福林要逃出虎口
不料想前面蔣匪把他攔擋
後面的喊着抓住快抓住
蔣匪一把拉住他的衣裳
追來的蔣匪已經趕到
又把他拉回到機車上
還是逼着快快把車開入海
要不然，一定送你見閻王
張福林說是火車有毛病
再開也不一定有希望
又開了半天還是不見動
蔣匪大怒把他拉到地上
把兩手給他擰在背後